空间叙事理论下图书馆跨媒介阅读推广设计研究

——以上海图书馆“书海千里 江山有声”主题沉浸展为例

张 歌 张圣义

摘 要 大阅读时代背景下,图书馆亟须通过跨媒介阅读推广突破传统服务边界。本研究基于加布里尔·佐伦的空间叙事理论,构建包含作品层(文本解构)、资源层(多维整合)、空间层(场景叙事)与读者层(交互参与)的四维设计框架,并以上海图书馆“书海千里 江山有声”沉浸展为案例,阐释该框架在馆藏资源效能提升、叙事空间建构优化及读者沉浸体验强化中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空间叙事理论可为图书馆创新阅读推广模式提供系统性方法论支持,助力实现从“读者服务”向“文化传播”的服务转型。图1。表1。参考文献28。

关键词 空间叙事理论 跨媒介阅读推广 沉浸式体验 空间设计 图书馆

Cross-Media Reading Promotion Design in Libraries Based on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

—— A Case Study of the “Vast Sea of Books, Echo of Rivers and Mountains” Immersive Exhibition in Shanghai Library

Zhang Ge Zhang Shengyi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era of Mega-Reading, libraries urgently need to transcend traditional service boundaries through cross-media reading promo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design framework based on Gabriel Zoran's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 encompassing the work layer (textual deconstruction), resource layer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space layer (scenario-based narrative), and reader layer (interactive engagement). Taking the “Vast Sea of Books, Echo of Rivers and Mountains” immersive exhibition in Shanghai Library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elucidates the practical pathways of this framework in enhancing the efficacy of collection utilization, optimizing narrative space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ing readers' immersive experiences.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 provides systematic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libraries to innovate reading promotion models, facilitating a service transformation from “reader service” to “cultural communication”. 1 fig. 1 tab. 28 refs.

Keywords: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 Cross-Media Reading Promotion; Immersive Experience; Space Design; Library

人类传播史历经语言、文字、印刷、电讯及多媒体互动五次媒介革命[1]。这些革命推动阅读方式从线性文本向多感官沉浸体验演进,消解了不同载体之间的边界;并通过信息技术充分调用各感官系统,实现了全新的跨媒介阅读体验。上海图书馆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大阅读时代”的思想,认为图书馆可打破媒介壁垒,通过多种叙事实现“万物皆可阅读”[2],如阅读馆舍建筑、阅读音乐等,通过“阅读+”融合其他艺术、娱乐形式开展跨媒介阅读推广活动,为读者提供层次丰富的阅读体验,进而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跨媒介阅读推广活动在国内外图书馆实际工作中已有实践,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馆现场”系列活动之“文学化妆舞会”、上海图书馆“用音乐推广阅读,

DOI:10.13666/j.cnki.jnlc.2025.0608

用阅读普及音乐”乐听阅享系列活动等。然而,当前图书馆跨媒介阅读推广活动在场景融合、资源整合以及读者参与方面仍有较大进步余地。如何充分利用图书馆的空间,更好地将图书馆空间与阅读推广活动有机结合,是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基于此,本文借鉴空间叙事理论,以馆藏文学类作品为阅读推广对象,构建图书馆跨媒介阅读推广活动设计框架,并以上海图书馆“书海千里江山有声”主题沉浸展活动为例进行阐释,探索图书馆如何通过空间重构与媒介融合,实现文化资源的叙事化再生产。

1 空间叙事理论

1.1 空间叙事学的发展与应用

空间叙事是叙事者以空间要素作为媒介,以叙事的方式进行信息的表达,以此让接收者基于自我的认知意识获得一定的感知与体验[3]。空间叙事理论发轫于 1945 年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对现代文学空间形式的探讨[4]。此后众多学者开始深入研究叙事中的空间问题,如 1978 年西摩·查特曼(Symour Chatman)在《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一书中提出并辨析了“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两个概念[5];加布里尔·佐伦(Gabriel Zoran)则于 1984 年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一文中建构了空间理论模型[6]。国内较早开始系统研究“空间叙事学”的学者是龙迪勇,其著作《空间叙事学》对中外空间叙事理论进行了体系化的梳理和总结[7](4)。

空间叙事学长期以来被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领域,并因其广义上涉及对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以及心理空间的描绘与解读[8],也被相应地应用于城市空间、博物馆、村落景观等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展示中。图书馆学领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学者基于数字叙事[9]、交互叙事[10]、跨媒介叙事[11]、叙事认同[12]等理论探讨图书馆资源建设与阅读推广的新方向;另一方面,空间叙事维度的研究则较多聚焦于图书馆建筑空间设计[13]、馆藏空间布局[14]与服务空间改造[15]等领域,尚缺乏从空间叙事视角展开的图书馆资源开发、阅读推广的专门研究。

1.2 加布里尔·佐伦空间叙事理论模型

佐伦的空间叙事理论模型被评价为“迄今为止最具有实用价值和理论高度的空间理论模型”[7](12)。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一文中,他将叙事中的空间分为三个层次[6]:(1)地志层(Level of Topographic Structure),指作为静态实体的空间,可以理解为叙事文本中所有物理空间元素的集合,如桥梁、房屋、山川、河流等。(2)时空体层(Level of Chronotopic Structure),指由事件和运动形成的空间结构。它具有共时和历时两种关系:共时指在任一叙述点上运动或静止的客体在文本中相互联系构成的空间关系;历时指受作者意向、人物意图与行为情节等因素影响,在特定的叙述文本中空间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方向或运动轨迹。(3)文本层(Level of Textural Structure),指文本所表现的空间,该空间的表现形式受“语言选择”“叙述顺序”“视角解构”影响。由于语言无法表述空间的全部信息,因此不同空间层次描述的详略程度,决定了空间在作品中再现的清晰程度。叙事视角的转化与聚焦,会形成不同的关注点,产生不同的空间效果。

佐伦认为场景是空间的基本单位,如果对其进行垂直划分,与地志层相关的场景就成为地点(Place),和时空体层相关的场景就成为行动域(Zone of Action),而文本层的场景则成为视域(Field of Vision)。因此在佐伦的空间叙事理论中,地志层与地点、时空体层与行动域、文本层与视域便形成了三组对应关系。其中,地点是叙事作品中的独立场景,由两部分组成:静态实体空间与空间中的人物。行动域是情节发生的场景,可以容纳多个情节在同一场景发生,也可以包含同一情节经历多个场景。视域涉及读者的阅读解码和心理认知,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基于对文本的理解和个人经验回溯,主观想象后的产物。其最

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是读者参与建构的空间[6]。

除了对空间的垂直划分,佐伦还从水平维度划分了三个空间层次:总体空间(Total Space)、空间复合体(Complex of Space)、空间单位(Units of Space)。文本中的空间再现并不是众多单独场景的简单组合,而是由一系列流动、连续的相关场景建构的复杂精细的空间复合体构成。空间复合体涵盖了地志的、时空的、文本的多种因素。总体空间则是指文本间接指涉的空间,更多指向文本的外部参照体系,如读者的真实世界。空间单位即构成空间的基本单位,可以在地志、时空体和文本三个层面加以确定的场景,分别指向地点、行动域和视域。

作为经典叙事学理论框架,佐伦 1984 年提出的空间叙事模型通过建立层级分析体系(见表 1),为解析叙事文本中时空结构、人物关系与情节演进提供了系统性的方法论。而在图书馆跨媒介阅读推广活动的设计中,佐伦的理论模型在以下两方面具有应用价值:一是对叙事文学作品的解构与分析。佐伦的理论模型能够帮助图书馆员从"空间"视角对叙事作品进行解构,目的在于更高效、准确地析出作品中重要的场景,如重要情节发生的地点、代表性的建筑物等。对于这些重要场景,图书馆员可以通过诸如美术、音乐、表演、建筑设计等艺术形式加以再现,并以叙事逻辑串联在图书馆空间内。由此所创造的阅读推广空间具有故事性、沉浸感、交互式等特点,能够给予读者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多层次的阅读感受。二是对活动空间与形式的指导。在佐伦的理论中,读者参与建构的思想体现了读者的阅读理解在空间建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中同样如此。不同的读者由于个人阅历不同、阅读能力不同,对阅读的需求也不尽相同,以读者为中心的设计策略,不仅通过"文本-读者"对话机制拓展了传统阅读体验的边界,更通过个性化参与路径的设计,实现读者对文本的自主性意义建构。

表 1　加布里尔·佐伦空间叙事理论模型[16]

空间单位			空间复合体	总体空间
场景	地志层	地点	各种场景连续体	文本间接指涉的外部参照空间
	时空体层	行动域		
	文本层	视域		

2　基于空间叙事理论的跨媒介阅读推广活动设计与分析

"大阅读时代"背景下,阅读对象已不再局限于文字,美术、音乐、游戏、建筑、戏剧等艺术形式都能成为被阅读的内容,阅读的空间也已衍生出"社交"的功能[17]。空间既是媒介也是载体,能够实现多种叙事媒介的融合,具象化地还原作品内容,传递作品价值,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因此,阅读推广活动的空间不能仅是叙事作品场景的简单再现,还应注重场景设计、叙事设计、空间延伸、文旅融合、读者互动,以满足读者多样化、社交化的阅读需求。当前,跨媒介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与机构实践方兴未艾。在理论层面,学者们普遍认同其价值,关注图书馆空间布局的叙事化与跨媒体化[18],但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框架来指导空间如何有效地整合多种叙事媒介、构建沉浸式阅读体验。在实践层面,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虽积极探索,推出了如"剧本杀"式解谜、沉浸式戏剧、数字艺术展等创新活动,然而这些实践往往偏重技术呈现或场景复原,在空间叙事的逻辑性、层次感以及与读者深层次互动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在呼唤一种更具整合性与指导性的理论模型。

基于佐伦的空间叙事理论模型,针对叙事文学作品的跨媒介阅读推广活动设计过程可划分为四个层次(见图 1):(1)作品层:通过地志层、

时空体层与文本层的三维解构,提取叙事文本的核心空间元素;(2)资源层:以馆藏文献、数字资源及文化符号为节点,挖掘叙事作品中地点的空间元素,构建主题资源网络;(3)空间层:利用媒介融合与数字技术,再现情节发生的行动域空间元素,实现场景叙事与空间延伸;(4)读者层:基于读者对阅读文本理解的设计交互活动,激发读者对叙事空间的主动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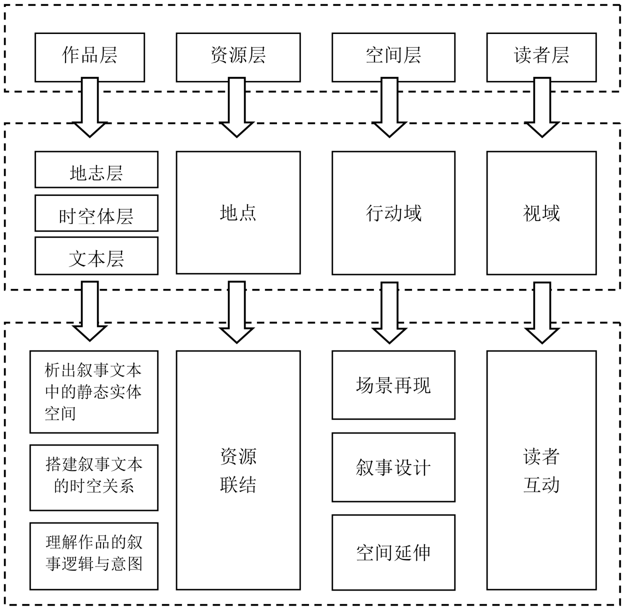

图 1　空间叙事逻辑下跨媒介阅读推广活动设计框架

上海图书馆以孙甘露的长篇红色谍战小说《千里江山图》为蓝本开展了"书海千里 江山有声"主题沉浸展活动[19],本文将进一步结合该展览活动阐释与分析如何利用该框架以叙事文学作品为对象、以叙事逻辑为纽带、以现代数字技术为手段,为读者创造故事性空间、推出阅读推广活动。

2.1　作品层——叙事文学作品的解读与分析

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反映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的社会景观和时代风貌,具有显著的空间叙事色彩。基于佐伦的理论模型,上海图书馆从"空间"视角对其进行解构,准确地析出作品中重要的地志空间、时空空间和文本空间。

(1)地志层:析出叙事文本中的静态实体空间。叙事文学作品中对地志空间的建构主要通过直接描写来实现,文本中使用的叙述、对话等其它表达方法也都可以作用于对这一空间的呈现[20],如《千里江山图》中在"公和祥码头"章节的开篇描写:"风浪稍歇,海面起了大雾,看不见星光,轮船像是在黑茫茫的世界里梦游……"[21]地志层作为叙事文本中的静态实体空间,包括地点、状貌、特征以及空间里的物体等,因此地志层空间就像叙事作品中的空间索引,能够帮助图书馆员析出叙事作品中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地点或场所。在小说《千里江山图》中,部分章节就是以城市景观命名的,如"龙华""玄武湖""茂昌煤号""公和祥码头""北站""黄浦江"。此外,小说作者在作品中罗列了不同的城市景观,如外滩华懋饭店、光明大戏院、中汇信托银行、跑马总会等都市标志性建筑,四马路菜场、南市老城区、工厂酱园等日常生活空间;还有与之相关的文化符号,如《前哨》《红色中华》。上述地点、场所都属于地

志层面的空间,在解读与分析作品时都需要被记录下来,形成空间地图。

(2)时空体层:搭建叙事文本的时空关系。时空体层主要是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上来解析空间,时间和空间中的事件和运动共同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和高潮的到来。小说《千里江山图》的开篇采用了共时的时空关系,构建了数十位地下党员秘密开会的空间——四马路菜场的图书馆仓库,针对该空间可以提取出“情节:地下党员秘密开会”“地点:四马路菜场”等信息。在“赛马票”章节中,作者采用了历时的时空关系,以主角陈千里与地下党员易君年接头的空间变化,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从中可提取到“情节:陈千里与易君年接头”“地点:大光明大戏院—书画铺—卡尔登大戏院—四行储蓄会大楼—跑马场”等信息。因此,梳理空间中或历时或共时的关系有助于图书馆员在提取重要叙事情节的同时,搭建出相关的时空关系。

(3)文本层:理解作品的叙事逻辑与意图。现实的故事发展往往是在线性时序和现实空间中,但在虚构的文学世界中可以不依赖单一的时序和空间[22]。文本空间是虚构世界的组织结构,语言的详略选择、时序的非线性安排和视角的多维转化都会带来不同的空间效果。在小说《千里江山图》中,作者将大量的笔墨用于景观的描写,从而全景式展现我国20世纪30年代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在叙事时序的安排上,作者通过增加人物的方式推进情节,这种非线性的、散点透视的叙事安排能够建构起更大的叙事时空幅度[23]。因为故事人物的增加,叙事视角随着人物切换而转变,从而展现了不同的叙事空间。小说主线的谍战故事以单一人物的叙述为主,彰显在革命时代共产党人的历史角色与使命。而小说中的情感故事则以多个人物的内心独白来体现,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富,也渲染了革命时代的浪漫色彩。因此,图书馆员可通过“文本层”概念把握作品的叙事逻辑、作者意图与作品主旨。

2.2 资源层——“地点”与馆藏资源的联结

图书馆馆藏资源类型多样,除图书以外,还有报刊、舆图、乐谱、手稿、信札等纸质文献资源,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许多图书馆在积极地将自己的特色馆藏资源数字化,将其创建成特色数据库[24]。因此在以图书馆馆藏叙事作品作为阅读推广对象的活动中,与活动主题或叙事作品主题相关的不同类型的馆藏资源,也有组织和推广的必要。在共同的主题下,不同的资源类型有着各具特点的表现形式,可进一步形成联动,互相补充内容细节,延伸叙事作品的故事内涵。在活动设计过程中,图书馆以叙事作品为底本、分析所得的客观“地点”为节点,深挖不同的馆藏资源与析出的场所、地点和文化符号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发挥馆藏资源的多元价值。

在“书海千里 江山有声”主题沉浸展中,上海图书馆不仅巧妙地串联了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将其以1∶1仿古绢本的形式展出,小说《千里江山图》中出现的十多个“地点”,如中华码头、华懋饭店、百老汇路、外白渡桥、四马路菜场、兰心大戏院、跑马场、虹口公园、申报馆等,也以老照片的形式再现于馆内。老照片多来源于上海图书馆馆藏资源,包括《上海今昔》《老上海200旧影》《建筑风格》《梦迴沪江》等纸质资源,“上海年华”数据库、“申报”数据库等数字资源。“地点”与馆藏资源形成联结,在发挥馆藏资源价值的同时,也使读者关注到这些珍贵的馆藏资源,并让这些“地名”在读者展览体验中变得更加生动、鲜活。此外,上海图书馆还以小说《千里江山图》的时代背景为依据,将1921—1933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红色地点与1930年代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场景,以实物文献、AR地图和生活细节档案卡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实现了对上海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资源的深层次挖掘和展现。

2.3 空间层——“行动域”中的空间再现与延伸

跨媒介阅读推广活动设计过程中的“空间层”建立在“作品层”与“资源层”的基础上,即在解读作品与挖掘资源后着手于叙事空间的设计。而“行动域”的创建正是“空间层”环节的重点。在文学研究中,“行动域”概念可以理解为文本中多个场景在叙事逻辑下的组合。而在阅读推广活动设计中,“行动域”

不仅是活动空间中不同场景的组合再现，也是读者参与的活动区域和行动路径。为实现“行动域”中的空间再现与延伸，图书馆员应从场景再现、叙事设计和空间延伸三个方面考虑活动以及活动空间的设计。

（1）场景再现：媒介融合与数字赋能场景。场景再现应基于媒介融合的思想，运用现代数字技术为场景赋能，将不同的媒介与不同的场景融合，增强活动空间内场景的表现力。“书海千里 江山有声”主题沉浸展将活动空间划分为宋画展陈区、老照片展示区、AR文献展示区、场景还原区等一系列和小说描绘场景相关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场景设计。宋画展陈区展示的是宋画《千里江山图》绢本复刻件，并搭配了馆藏文献中与画作对应的展现宋朝社会经济、文化、商业等方面的古籍文献，帮助读者更沉浸地体验宋代生活。老照片展示区展出的是小说《千里江山图》中相关的上海地点老照片，真实地反映20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样貌。AR文献展示区展出了2024年的上海地图，读者用手机扫码，使用AR小程序可发现隐藏在地图背后的“1921—1933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红色地图”，通过地图发现城市变迁和文学作品中的红色地标。场景还原区由四个艺术性装置组成：秘密接头点、书报亭、发报机关、码头，这些装置来源于小说《千里江山图》中的部分情节，是小说中地志空间的再现。

（2）叙事设计：场景交互与读者参与叙事。佐伦的空间叙事理论模型提出了“空间复合体”概念，活动空间本质上是个“空间复合体”，空间中的场景应有不同的内容与功能，不同场景之间也应有关联，场景间的联系则构成了读者参与活动的行动路线。因此，叙事设计一方面应注重空间的组合，通过从小说中析出的场景所自带的故事属性，确定不同场景之间最佳的逻辑关系。另一方面，应尤为关注场景与读者的互动设计，读者参与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参与感和投入的状态，将成为影响读者阅读效果、阅读体验的关键因素。可引入奖励、成就、挑战等游戏化元素，引起读者注意、强调读者和阅读的联系[25]。在“书海千里 江山有声”主题沉浸展中，每一位观展者都化身为肩负秘密任务的地下党员。“秘密任务”是联系每个区域的叙事逻辑线，其起点在展览的老照片区。观展者会收到带有小说中10位人物留言的任务卡即一张“船票”，每个场景中都有与“留言”相关的线索。观展者需要通过小说中10位人物的留言，在展览中抽丝剥茧寻找线索，完成任务，抵达终点“码头”，并可获得展览定制图章。

（3）空间延伸：文旅融合与城市空间开发。佐伦的空间叙事理论模型中的“总体空间”概念，是文本间接指涉的外部空间。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叙事作品中的虚构空间往往源于真实世界，因此还需考虑叙事空间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实现活动空间从图书馆到城市空间的延伸。图书馆员需挖掘叙事作品与城市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联系，结合城市的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扩展阅读推广活动中读者的“行动域”，促进文旅融合，践行“阅人，阅城，阅世界”的大阅读理念[2]。阅读的空间也早已不局限于图书馆空间，组织读者走出图书馆，在城市、乡村中“行走”“走读”“寻访”，将馆藏资源与当地的工业遗存、古建筑、古村落、文保场所、名人故居等文化地标、旅游景点相结合，正在全国各地兴起[26]。上海图书馆基于小说《千里江山图》的地志空间，以小说主角陈千里的活动足迹为脉络，推出四期不同线路的《千里江山图》主题“城市行走”（Citywalk）活动，带领读者深入了解上海的城市历史与地理[27]，实现读者“行动域”从图书馆空间到城市空间的延伸。

2.4 读者层——读者“视域”下的系列活动设计

在文学中，“视域”是读者参与建构的空间，视域的概念强调了读者在阅读理解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在以叙事文学作品为阅读推广对象的活动中，读者既是活动的受众，也是活动内容的解读者与创作者。因此基于读者“视域”的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设计，不仅需要考虑读者的阅读需求，还应赋予读者以自己的理解对叙事作品进行演绎与创作的机会。上海图书馆围绕“书海千里 江山有声”主题沉浸展，陆续开展了拼贴诗互动、主题诵读征集大赛、配套主题讲座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拼贴诗互动”活动中的文字贴纸内容来自左联作家的经典作品，活动接续了小说

中“一封没有署名的信”的情节,读者可以“拼贴诗回信”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小说的理解,书写自己的真挚感情。主题诵读征集大赛围绕小说《千里江山图》与左联作家经典作品展开,读者可以基于对小说与左联作品的理解,以诵读形式演绎小说章节内容,创新了小说文本的阅读形式。此外,上海图书馆还推出了与主题沉浸展相关的主题讲座,从革命文献伪装本、1930年代的上海、宋画故事等角度补充了小说《千里江山图》与宋画《千里江山图》的背景、内容与细节相关知识,为读者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与解读,便于读者理解作品的同时,进一步传播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形成了“作者-馆员-读者”协同叙事的文化传播链。

3 总结与展望

空间叙事作为文学领域的重要策略,通过多维度的空间建构,不仅强化了文本的审美意蕴,亦为读者营造出立体化的感知场域[8]。本研究将这一理论延伸至图书馆阅读推广领域,基于加布里尔·佐伦的空间叙事理论,构建由作品层、资源层、空间层与读者层构成的跨媒介阅读推广活动设计框架。该框架以空间再生产为核心,聚焦叙事场景的媒介转化、活动空间的沉浸建构及读者参与的文化生产,其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提升叙事作品的解构效率。作品层通过地志层(空间实体)、时空体层(情节脉络)与文本层(叙事逻辑)的三维分析,系统梳理文学作品的人物关系、场景符号及主题意涵,为后续活动设计提供结构化支撑。其二,优化馆藏资源的整合逻辑。针对不同类型资源(如文献、影像、数字档案)的内容离散性问题,以叙事作品为纽带建立主题关联,实现资源在时空维度上的互文性呈现。其三,拓展活动空间的叙事维度。空间层通过场景再现(媒介融合)、叙事设计(任务驱动)与空间延伸(文旅融合),构建“图书馆-城市”联动的沉浸式行动域,突破物理空间边界。其四,深化读者体验的主体性。读者层以“视域交互”为理念,通过创作型活动(如拼贴诗、诵读大赛)激发读者对文本的个性化诠释,推动其从信息接收者转变为文化共创者。需指出的是,该框架存在双重局限性:一方面,其适用性受限于文学作品的空间叙事属性,要求作品中的空间符号(如地标、场景)具备重复性、情节关联性或现实参照性,导致对文本筛选标准较高;另一方面,跨媒介阅读推广活动的实施依赖充足的硬件支持,包括特色馆藏储备、复合型空间规划、数字交互设备及专项经费保障,这对中小型图书馆的常态化应用构成挑战。

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等人在《叙事的本质》(*The Nature of Narrative*)中写道:“所有那些被我们意指为叙事的文学作品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有故事,二是有讲故事的人。”[28]叙事的本质是讲故事,一个好的故事往往能扣人心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受读者欢迎的阅读推广活动亦然。上海图书馆“书海千里 江山有声”主题沉浸展通过多维叙事建构获得了学界与公众的双重认可,成为了此类叙事作品阅读推广的范例。在未来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设计中,图书馆员应扮演好“讲故事的人”,立足“大阅读”理念,创新阅读推广活动形式,进一步探索数字技术、媒介融合、文旅融合在叙事空间建构中的应用,同时通过“馆-城-人”联动机制,推动阅读推广从“读者服务”向“文化传播”转型。

参考文献

1 南长森,朱尉.跨媒体传播与国民阅读方式变革对文化消费的启示[J].图书馆论坛,2010(6):276-279.

2 陈超.启航大阅读时代[J].上海人大月刊,2022(11):44.

3 赵红红,唐源琦.当代“空间叙事”理论研究的演进概述——叙事学下空间的认知转变与实践[J].广西社会科学,2021(3):74-81.

4 约瑟夫·弗兰克,等.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秦林芳,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Ⅱ.

5 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M].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1.

6 Gabriel Z. 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

[J]. Poetics Today,1984,5(2):309-335.

7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8 牛慧.《基督山伯爵》的空间叙事研究[J].甘肃高师学报,2024(4):56-60.

9 龙家庆,等.面向数字叙事的多模态红色馆藏资源开发策略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23(5):38-46.

10 张姝末.交互叙事视角下图书馆沉浸式阅读推广服务模式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2021(6):69-73.

11 李诗苗,龚雪竹.跨媒介叙事: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阅读推广模式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4(4):77-84.

12 傅宝珍.叙事认同论视域下的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研究[J].山东图书馆学刊,2022(3):64-70.

13 周洋洋.空间叙事在现代图书馆建筑设计中的体现[J].城市开发,2025(10):66-68.

14 张丹.空间叙事视域下的名人图书馆建设——以村上春树图书馆为例[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5(7):85-88.

15 蔡迎春.空间叙事视阈下的图书馆服务场景再造[J].图书情报工作,2023(21):48-55.

16 邹波.叙事·时间·空间:现代叙事伦理形式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23:211.

17 拱佳蔚.大阅读时代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创新思维与实践——以上海图书馆东馆为例[J].图书馆杂志,2023(2):81-89.

18 Dinotola S,Testa R. Transmedia library shelf experience: innovative research approaches[J].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25. DOI:10.1177/09610006241310908.

19 上海图书馆信使.千里江山图12米长卷x热血谍战|"书海千里 江山有声"沉浸展震撼开启![EB/OL].[2024-04-20]. https://mp.weixin.qq.com/s/UR1DRMextyBH631sg9w5EA.

20 宋琳琳.《包法利夫人》中的空间叙事[EB/OL].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2015:1-6[2015-05-15]. https://www.sinoss.net/uploadfile/2015/0515/20150515070537697.pdf.

21 孙甘露.千里江山图[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280.

22 王颖.《无声告白》的空间叙事解读[J].名作欣赏,2018(12):54-55.

23 李冬梅.作为空间小说的《千里江山图》[J].当代作家评论,2022(6):86-91.

24 王子舟.图书馆员手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138.

25 李桂华.复合阅读行为及阅读推广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235.

26 向子怡,金武刚. StoryWalk®:一种"装置式"图书馆行走阅读活动的组织与管理[J].图书馆建设,2022(1):135-144,165.

27 上海图书馆.书海千里 江山有声|展览即将落幕,这些回忆你还记得多少?[EB/OL].[2024-08-08]. https://mp.weixin.qq.com/s/VwkEYq2m__8710bQ8VSAcA.

28 罗伯特·斯科尔斯,等.叙事的本质[M].于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2.

(张歌 讲师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张圣义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2023级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25-04-03